



# 山里的粮店

□程华照

粮店是一所废弃的小学改建成的，灰瓦白墙土木房，沉寂在大山深处。一条羊肠小道将乡镇村落勾勒串联，酷似画家速写留下的线条，线条跌宕伸向远方。

父亲是粮店的负责人，领着几个人支撑起这个门面，岗位严重缺员，大家分工合作没日没夜地劳作，但从没怨言。他很少回家，我想见他，只能舟车劳顿从江北到乡下。

豆盏般的煤油灯下摇晃着几张笑脸，陈旧的四方桌上摆放几道新鲜的蔬菜，清一色的热气汤汤，权当为我和母亲接风的晚宴。这是一间厨房兼集体食堂，逼仄简陋的屋子被柴火烟子熏得黑黢黢的。夜幕落下，大伙收拾起工作，热热闹闹围坐在一起吃晚饭、唠家常。

安坐在我对面，最先放下碗筷离去，关于他的轶事霎时端上桌面，平淡无奇中几分伤愁几分惋惜，他扑朔迷离的形象逐渐清晰而来：他是读书分配来的，三十出头的大龄青年，不是徘徊于爱情的门外，就是与姑娘牵手走着走着就走失在那路口——花开半夏。山里的粮店地势偏僻人烟稀少，情路狭窄迷茫难以走进婚姻的新房，一张调离的申请早已递到父亲的案上。

这时，笛子声声穿透落寞的山间，与夜色深处的鸟儿、青蛙协奏出二声部。每天此刻，安总是依偎在二楼寝室的走廊边，用笛声娓娓倾诉心底隐藏的心事，傻傻地猜想伊人的模样。听着听着，我感觉笛声跑了调，本该是一首欢快嘹亮的曲子，却变成沉闷忧伤如泣，仿佛演奏《梁祝》里凄凄戚戚的故事。父亲说，音乐是一种心态，撩拨心灵深处的情感，只有朝气蓬勃、阳光向上的人才能抵达那种境界。

晚风吹拂笛声残，夕阳山外山……

在乡下，我经常和父亲走村串户，喜欢看到牧童横笛走在炊烟四起的村庄，心怀灵犀的方向把李可染的画意寻找；喜欢濯足粼粼的小溪，让青涩的时光伴随叮咚的泉水一起流淌……八月的骄阳红似火，烈日下的人们汗水洗面，父亲

用手遮挡天空明晃晃刺眼的太阳，眯着眼瞄瞄天：“今天是个好日子，适合收割稻谷晒干。”

阳光从很远的地方来，用它金黄的色彩装饰良田，微风拂拂喁喁咏唱：“喜看稻菽千重浪……”父亲走在田垄上，和农人有说有笑。谈笑间，他轻轻拿起一株润泽饱满的谷穗，细心地数起颗粒。

山里的天气一日多变，下午还是艳阳高照，傍晚山雨欲来乌云密布。父亲将双手伸向风中，丝丝湿润沁凉，便知道远方有雨正往这边赶来。他对着廊上吹笛的安大声呼喊：快下来收谷子！

安急忙丢下横笛，箭步奔来。

蜿蜒浮动的闪电在乌云密布中炸开裂缝汹汹劈来，恣意发泄夏日的暴躁。粮店全体员工，有人拿起耙梳扫帚将晒坝的谷子扫成一垛，有人用撮箕箩筐将它盛满往仓里装，全心投入毫不吝惜体力和汗水。我也学着大人的样子，在晒场与仓库之间奔跑，当最后一撮箕谷子装入粮仓时，人们已累得筋疲力尽，就想坐下歇口气。然而，老天爷就爱作弄人，阵阵狂风携带骤雨从天而降，呼呼地扯烂仓库的风窗露出巨大窟窿，雨在风的怂恿下倾斜直入。现场的人焦急万分又不知所措，安急中生智抓起一根四脚高凳，腾空一跃登了上去，用自己瘦小柔弱的身躯，牢牢地封死窗的漏洞。铺天盖地的暴雨扫射在他身上，狂风撒野地撕扯他的衣裳，他毫不在意，苍白而瘦小的脸始终洋溢着男子汉坚强的意志：保护粮食！

翌日，安蜷缩在床上，浑身发抖，一个劲地咳嗽。大伙找来竹凉椅改装成担架，急急忙忙将他送到乡卫生院……

夜静谧纯粹，天际深邃无涯，这样的夜色与我心境难以磨合，耳畔没有笛声反倒觉得夜色单调，心底忐忑。我独自在小路那头驻足瞭望，对着空荡荡的走廊木格花窗唏嘘，祈祷安早日出院将笛声吹响。

一天晚上，清脆悦耳的笛声划破茫茫的夜空，在粮店上

端盘旋回响：安——病好啦！我欣喜地举起双手。

“他出院了，还和医院一位姑娘好上啦。”父亲在旁边补充。

安仁立在夜色中，晚风轻轻，灯火摇曳，将他单薄而瘦小的身躯放大成一幅水墨，定格在粮店的白墙上。《扬鞭催马运粮忙》欢快嘹亮的旋律，从他心底款款迸发：笛声响彻田间，梨花翻卷禾苗青青，一片春耕繁忙；笛声走过碾场，老牛缓缓拉着滚石，风车啾啾呀呀地响；笛声清脆悠长，农民挑着金灿灿的谷子，扁担悠悠从垄上走来，将沉甸甸的喜悦装进粮仓！

（作者系重庆报告文学协会会员）

## 旧年那支笔

□谢子清

十岁那年，表哥从深圳回来探亲。对于他带来的一大包礼品，我没有太多兴趣，却独自看上了他别在上衣口袋里的那支笔。

日日惦念着，切切馋思着，终于耐不住向母亲吐露心声。母亲去跟表哥一说，他没有丝毫犹豫，慷慨地取下来送我。那是一支签字笔，通体素白、质地光滑、手感轻盈，而且有着别致的造型。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乡村，签字笔绝对是稀罕物。我宝贝一般地藏起来，平常极少拿出来用。

一天放学后，我做完作业就跑去玩耍。晚上回到家，怎么也寻不见笔的踪迹，我急得快哭出来了。最后，母亲搭话，是你二姐拿去了。

被二姐拿走了？心顿时凉了半截。

调皮的二姐令全家头痛且无奈。她粗枝大叶、丢三落四，文具常常残缺不全。小学开始用字典，她一周内丢过两本。之后学写钢笔时，丢得就更勤了。连母亲厚着脸皮从邻居家借来的“金星”笔，没几天也被她弄坏了，只得拿鸡蛋去集市换钱赔给人家。为此，我们都烦着二姐。脾气火爆的父亲，没少揍她。

签字笔被她拿走，凶多吉少。果不其然，当我怒气冲冲地询问她时，她竟然支支吾吾，顾左右而言他。最后逼得急了，才横下一条心把笔还我，还理直气壮地说笔坏了，不但写不了字，还弄脏了她的作业本。接过笔来，拿去在纸上一划，果然坏掉了。

我哪里肯依，“哇”地一声大哭起来，并顺手拿起她的作业本，愤恨地撕掉了。二姐一看，马上和我扭打起来。我不依不饶地吵着二姐，要她赔我的笔。父母也在一旁指责，最后弄得她恸哭不已。

一连好几天，我跟二姐一句话不说，如仇敌一般。

很快，我就小学毕业，升入初中。本来二姐也考上了中专，可贫寒的家只供得起一人读书。在父母的反复劝说下，二姐做出了牺牲，抹着泪藏起通知书，没几天就南下打工去了。

流水线上的日子繁琐而枯燥，16岁的二姐过早地浸泡在生活的艰辛里。但她一点不气馁，写信回来，洋溢着乐观。

中考前夕，二姐专程请假

回来看我。她用自己微薄的薪水，为我买了衣服、书包、手表，还特意跑去文具商

城，挑了一支精美

的派克钢笔。

钢笔装在

透红的

笔盒里，

躺在柔

软的丝绸

上，我只看

一眼，就不

由自主地喜

欢上了。

“小时

候写坏了你

的笔，现在

赔给你。”



在地铁、公交上，偶尔见到嚎啕大哭的孩子。旁人不知道他们为何大哭，其实家长也未必知道孩子大哭的原因。面对乘客们侧目和疑问的表情，家长一脸歉意。

这样的嚎啕大哭，弄得周围甚至整节车厢的人都心烦。但，毕竟他们是孩子，大家保持了极大的耐心，极有教养的冷静，甚至，不乏热心人、富有经验的“过来人”主动凑过去支招：孩子是不是饿了？给他点零食吃吧；他是不是看到了喜欢的玩具，没有满足到愿望；他是不是看到了面恶的人，被惊吓到了……

你一言、我一语，大家都想让车内尽快安静下来。看到面恶的人而被惊吓？提出这个话题的，是一个年轻的女子，应该是一个几岁孩子的妈妈，而且极有可能是一个老师——她是从心理学角度分析的。她说，孩子看到的面恶人，可能与他噩梦中的人貌似，所以才用嚎啕大哭来排解心中恐惧。

这极有可能。反之，看到面善的人，他们会笑，哪怕是陌生人。比如，在电梯里，有的孩子见到生人，一直盯着看，你对他笑，他笑得像一朵花。我开玩笑说，他是看到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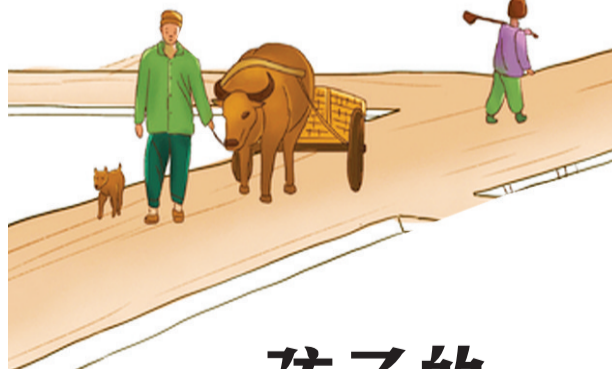
二姐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。

“是吗？我好像忘了是怎么回事！”想起自己当年的“可恶”，我自嘲开脱。

她莞尔一笑，挽起我的肩。

我知道，那支笔曾深深地在我们彼此心中留下伤痕。关于学校、学业，更是二姐永恒的遗憾。或许岁月可以抚平一切，但记忆的海时不时会涨潮，那些旧年的故事，常常不经意地就敲开梦境的门。二姐悉心为我买的那支笔，更是倾注着她的希望和梦想吧。只是不知道这些年写下来，那些字是不是还带着体温，保持着最初的味道？
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



## 孩子的哭与笑

□兰卓

女帅哥了吧。提出问题的

年轻妈妈说：“孩子还不到一岁，他哪里知道美不美？我觉得，他看到面善的人，你对他笑，他也笑，他心里干净得像一面镜子。”

这位年轻妈妈是我的邻居。她说：“有次，在电梯里，一个络腮大胡子像猛张飞，凑近孩子挤眉弄眼，想逗乐逗乐，孩子立即钻进我怀里，然后抬起头来，瘪着小嘴巴，两眼泪水涟涟，被吓着了。”

在拥挤的公交、地铁上，孩子大哭，家长还在变着花样劝慰、安慰着孩子——给零食、给玩具、用美食诱惑……能够想到的办法都试了一遍，还是没能止着孩子的哭声。一阵忙乱，总是不得要领。

车辆奔驰，每到一个站，便要下去一拨人，也要上来一拨人。有的人远离了哭声，有的人继续忍受哭声。如果大哭的孩子在某站下车了，谢天谢地，车厢里总算安静了。

有次，在地铁上，一个两三岁的小男孩，一上车就嚎啕大哭，分贝一直“高昂”不减。奶奶抱着他，爸爸妈妈、爷爷围在旁边，轮番凑近他，零食、玩具都被他推开。奶奶很无奈，“扬言”说：“全车人都听你哭，烦死了！再哭，我们不要你了！”

哭过了三个站，他似乎没了耐心，大喊一声：“我要爷爷！”爷爷伸出双手，小男孩立即止住哭声，泪珠滚落脸蛋，双手扑向爷爷。

大家相视而笑。看来，他的大哭，是因为奶奶违背了他的意愿，强行抱着他。原来，平时爷爷带他的时间最多，这孩子也与爷爷最亲。

众亲都在，他却“只要”最亲近的人。好在，会说话的孩子能够表达自己的意愿。太小的孩子，还不会说话，这就要靠家长的揣摩了，猜对了，一个小小的东西或动作，孩子的哭声立即止住，哭脸变笑脸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